181
25
12

文化元
甲子
二
乙丑

文稿

卷之五

平泉文稿卷之五　起元甲子　至二年乙丑

、朝鮮國地圖賛　并外　甲子
論恒氣定氣　代中野柳圃
、窺筍銘
、三國祝章序
三國歌詩體製異同論
、書穀堂盡簪
、名讓屋游覧記　乙丑
、書千秋草　乙丑
、江坡游乘

大槻文庫

答金熊介書
隱史六略亭
跋常陸日記
題使君子鬱金草圖
題世說新語合纂首
重答金熊介書
濟勝二友傳并序
書黃葉夕陽村舍冊子
題三國字樣扇
題三國風雅扇

大賢文庫

書霞岑畫卷
題四君子帖
清風樓記
書樂新志
河野氏孫名字說
一日神仙亭門碑記代人
跋師友手簡
庶富教說
雪中尋梅記

平泉文稿卷之五

題朝鮮國圖 贊并引甲子孟春念九日

朝鮮國地圖蓋對人江口為督所受韓人崔晉明也江口嘗于役朝鮮居十三年傳銃法於崔兼受斯圖今茲甲子孟春余來於平戶斯圖得之督學縣文炳摸寫一本遂製之贊藏之巾笥江口前有故去對今仕平戶侯云其贊曰韓國輿圖幅員斯張朱綠分色八道以章廣袤千里截補僅方百司在都五國乃王非有斯圖孰知其詳

論恒氣定氣代中野柳圃甲子

或問曰按曆象考成象緯之家古用恒氣至清始用定氣如五禮通考所論亦必以定氣為勝不知其所以為勝者如何曰所謂恒氣者以節氣為主者主節氣者平分節氣以立說此唯知有氣節耳不復論天度何如也故太陽或未至其宮度而為以其氣乃為既至矣太陽或既至其宮度而為以其氣乃為未至也宗恒氣者有不察於是耶所謂定氣者以天度為主者主天度者平分天度而立說此唯知有天度耳不復論節氣何如也然太陽所在之宮度與其晝夜永短之刻

數莫不均合也此定氣之所以為勝也曰然則恒氣
之說當不復用歟曰雖然歲之所以成全在寒暑之
來往而寒暑之來往以漸成為大寒之極變為立春
大暑之極變為立秋故節氣以春秋之立為本此蓋
所以表寒暑消長之分以漸成也故不必拘天度又
不必局時氣以暖氣之長當至若干分之時為春分
涼氣之長當至若干分之時為秋分則恒氣之說亦
不可全廢也曰寒暑之消長全係于太陽光力之強
弱多少矣而其光力有強弱多少者非以晝夜永短於
晝夜也乎今夫定氣者晝夜永短各得其實是非亦

得寒暑消長之實乎曰太陽方在夏則高行北陸故
其光強晝永而光分亦多太陽方在冬則庳行南陸
故其光弱晝短光分亦少是皆不待論而後明矣然
寒暑代換不獨日光強弱多少之所為矣夏至之與冬
至日光強弱之極而晝夜永短亦極也而不得為寒
暑之極者何也寒暑以漸積散故也假令太陽方在
白羊初度僅三日間暴移日躔超九十度至巨蟹初
度至其光之強與其晝之永當可無疑矣而為得如
他年夏至暖氣乎是不必由天度然有係乎日數為
如專用恒氣兼有一弊矣何者設使太陽在白羊初

度之後既經九十日大陽猶未至金牛初度然在恒氣則為夏至既至矣而為得如他年夏至暖氣乎然則不由平日數又有繫乎天度為曰果如是節氣之臻天度與日數不可偏廢也必矣如用之若何曰既已不可偏廢宜執厥中而用之歟曰執中之道若何曰當先以寒暑之極求之也夫立春與立秋屈伸之極也故寒暑亦極也是以立春之與立秋為諸氣之本其法蓋自定冬至算起得恒立春又得定立春彼此較之借令恒立春在正月一日午正定立春在正月二日午正當執厥中以二日午正為立春之真由定夏至求真立秋亦當如此算乃得厥中為既得立春與立秋之真以為寒暑之極又以為諸氣之本當再算恒氣其法以自真立春至真立秋〻〻〻至真立春之日時各十二平分之為二十四恒氣又各與定氣晉比數之而執厥中當如前法曰如此頗盡其理而東西諸家之所未嘗論也況乎執厥中而求二分二至有晝夜永短名實不相符之紕繆是或難行矣曰太陽之行有盈縮而定恒之所以異者僅不過一二日姑捨其執中而論之則雖恒氣似亦不可廢然如專用之莫如定氣矣但有可又有不可兩可或

難得而恒氣既有上所論之不可又有晝夜永短名實不符則恒氣之說置而勿用可也此雖如至淺近而係授時之大者學象緯者不講而究之可乎

地道第三

窺筩銘 甲子

虛管層套。伸縮允宜。玻璃兩端。象緯以窺。攝物於彼。緬地在斯。措置爰得。靈臺安之。

三國祝章序

文化甲子夏臣準與從祖弟茂植俱游學崎陽臣從祖叔臣茂質寓書臣等曰今茲　君太夫人仙算周六甲矣而某月某日實爲設悅之辰竊以　太夫人育於攝録之家嬪於大東之國　大母於　邦君幼冲之時夫壹終始兼幽顯　大夫人之行可謂賢有德矣是以　先公一旦棄捐萬民　今公襲封於襁褓之中而國人皆　長君戴我　公而國安乎泰山蓋知　太夫人之保我　公而有成撫萬民而有庇焉故國人咸胥言曰邦家方今之時非有　大夫人

在國誰與安民誰與庇我　公之德誰與保且成此
臣民之所以共祈　大夫人之壽如南山不騫不崩
也是乃汝等所共知夫崎陽海外賈舶所輻湊也汝
等適客崎陽何不求賀章於海外蕃客以上之則獻
賀雖多誰能如之矣於是臣等謀諸前和蘭通詞志
築忠雄而和蘭人之詩先成臣以爲非通其文者不
能讀而解之是以又謀諸興善里首名末次繁正以
國歌唐詩飜之皆譯語以副焉蘭詩之旨於是乎瞭
然也然非有先能通其體製之概則於其說詩也未
盡是以令忠雄作文以詳焉臣又推論之然後三國
歌詩之同異判焉然不觀夫人物態度服飾品制之
殊又何緣知其所以然哉臣是以照寫其人物以冠
各詩焉於是先觀其圖像而後誦其歌詩則庶乎有
識歌詩之所由然矣如其輯録雖出臣意而非羇孤
之所能辨故卷之迄於成賴繁正力焉且如唐客別
幅之詩則爲別録附其末共題曰三國祝章臣致之
茂質以上進如其賜覽觀以否國有制官有法非敢
所望雖然至於三國歌詩之編則古未曾有也此乃
賤臣區區獻賀之意也文化元年　月　日臣大槻
準謹撰

三國歌詩體製異同論

夫人之有心也、不能無感、而宣諸言、歌詩是已、是亦人情之不容已者、雖東西隔數萬里之國、而其旨豈有復異哉、余嘗意、其所謂宣諸言歌詩是也、鮮舶臻崎港、唯荷蘭、荷蘭亦必有歌詩之類、是以遊崎陽也、先諗之譯官、而不得、又敲之前譯官志築忠雄、而後得其詳矣、其詩蓋有數體、臣聞其一於忠雄、曰、句、音之積也、音、字之聚也、故句整其音、音多者十三、寡者十二、其詩右兩寡、左兩多、謂之豪傑體、本語邊而句帝古多、是爲通體、或分兩多、間兩寡、兩寡如服、兩多如驂、押韻各倚其等、本禮目語

此飜之韻、兩兩比者兩自協、其間協者分亦自協、又聞之也、凡音有脩短、脩短之用、或一或兩、以度求之、短脩協音、音合短與脩之為一尺、六尺謂之押韻句、本語思單迭匪而云押韻句、六尺有半謂之帶韻句、本語思羅榜迭匪而云帶韻句、四此飜之韻、兩兩比者兩自協、又聞之也、凡音有脩短、脩段、分為兩、上音六為上段、下音六為下段、其書橫行左讀、故以左為上、右為下、荷蘭之諸、其猶國之歌唐之詩乎、而體製各異何也、蓋土隔東西、則語殊文異、吐又有辭音之別也、是以體製亦從而異矣、今夫皇國諸書、皆辭吐也、其字有聲無義、義生於輯字、故字整其句曰字、若曰五字、七字是也、惟唐則音吐、其文有音有義、不貳字與言、故字整其句曰言、若曰五言、七言之等是也、惟荷蘭則亦辭吐、其文無音無義、和蘭字總二十有五、皆無音義、但五韻字為音、阿蘭伊甌奥是也、而今曰無音義者、就其多者概言之矣、是以輯字成音、合音鑄辭也、故音整其句曰音、若曰十音二十三音之等是也、本語失而老別、此飜云音、國曰歌、唐曰詩、荷蘭曰厄遞古多、厄遞古多直言詩者、皆兼唐蘭言之矣、或韻焉、或不焉、唐與和蘭皆韻其礎、唯國歌獨不押韻也、是以體製各異焉也、然人之有心也、耳目所觸、不能無感、感而宣諸言、斯亦人情之不容已者、雖土隔而吐別、語殊而文異、而及體製已立、則其旨未嘗不同也、此乃三國各歌詩其性情、而其旨無異者耶、

世界之廣、人類雖多、情致則一、況於漢蘭乎、平泉先生少時嘗遊崎陽、初到即搜索蘭詩、始得其法、遂倣三國論之、此篇是也、先是舌人猶且不識有蘭詩、況在他人乎、故世傳索蘭詩以先生爲始、此篇乃拔之三國祝章、所載抄出以博異聞、

小野寺順敬識

書千秋草

文化乙丑孟陬念七、余游方訪千秋館、遂宿焉。館舍蓋千年以外所築也。館在筑前國粕屋郡上府村。館有靈泉、千歲湧而不舍。靈泉者、家傳云、傳教大師加持之泉云。館有法火、千歲傳而不滅。法火者、家傳云、傳教最澄卿傳於天台山之火也。曾聽燈自唐還到此地宿此舍時所授也。昔時叡山曾聽燈失傳燈、山僧介獨鉆寺住僧來來茲火還以續山燈焉。獨鉆寺亦在上府村、寺鉆亦因傳教所授名云。館又有所藏千歲之古釜矣。主人奉而守之者三十有七世、以至于今。館名千秋、洵不虛也。余宿茲館也、汲茲泉、燒茲火、以茲古釜烹之、對千秋主人飲之、以談千載之上、寔千古奇遘哉、是不可不錄。東奥

書穀堂盍簪　余客衆城

文化紀元冬杪念九日松戩甫來訪余客舍余亦卓戩甫及堂弟子節訪劉溥卿劉仲安亦至三子皆東武之舊也既而徹核盈坐杯行交錯主人不勸賓忘不辭肥之卓奥東西懸隔而相卓笑語欵洽于一堂之上話舊談今賦詩論文旁及西洋天文地理之說不自覺日之曛也余去歲春孟出武江經總常蹔歸鄉里探金華松嶋之勝由奥適羽冒牝鹿巖關之險經過北陸山陰既又歷盡鎮西以到于此閱邦三十計程萬餘締交亦爲不寡矣而未有如今日之歡者

蓋以生之爲容亦志之不同也今而不樂逝者其老矣

名護屋觀舊墟記 乙丑

昔者豐太公遣將襲伐朝鮮之役留名護屋而籌略靡遺因意名護屋必從勝所達之地他日西遊必期搜討蓋有日矣余與宗弟守節相携以享和癸亥既經由北陸山陰歷畫鎮西遂到福岡留數日問名護屋舊墟詳行程遠迂道路險易則夙志勃然復動欲往觀陣營舊墟蹶然自福岡起步西行南擁筑畫肥來道又西轉既復北折而抵唐津〻〻隸肥前州由唐津數里到名護屋日暮投村店乃問舊墟店人曰在村西山上山上有守墟欵之觀乃可得厥明遂

起由村路登西山如入城闉陟數百步忽出山巔山巔迤北有小廬是為守堠有卒守焉致請一覽不許問吾人游跡然後許縱覽其為堠也削平骨山以為城基計其步計之西五十九南六十七青苔平敷唯其南西疏樹而南東乃茂樹鬱處盂肉也其西北之東則廓如也雖不必皆骨廓然無樹其形勢西北與南衆山峨峨皆屬下界故可以麥眺韓海況壹岐在近海者余嘗謂英雄圖功今古一其揆昔者豐臣氏驅使雄豪而擊朝鮮其舉何異與宋太宗明成祖籠絡雄豪而鎖諸編輯局何其類也或文或武其跡雖異至於暗消萌姦隨意以圖而欲為則其智歸一塗焉但豐公中道而斃耳今來觀陳營之堠儼然一石城但無殿屋樓櫓斯為堠耳今登斯堠停佃延佇乃復知豐臣氏之不血食蓋以其毒使生類而曝屍海外之故也不然以公雄武雖傳數十世可也何為不慮出于此又與呂政同其轍耶昔者呂政築長城虐黔首而不血食雖然彼後世賴乎長城以扞北寇也則其利後世亦偉矣我亦久無西顧之虞者可謂無或有賴豐公輝威海外之力哉故余嘗言得罪當時而樹勳後世惟豐公與呂政爾然竟不可為訓也噫

江坡游衆乙丑

與東平準恣志卯磬自號烟霞觀察使者既觀察諸道烟霞以文化乙丑春三月到廣陵廣陵赤松子靜亦鄉巡撫泉石抵長崎故與使者崎陽之舊也是月十六日子靜夙走家僮謁使君於館舍曰疇昔謂子節欲明日卓諸子觀江坡子謀諸子繩及星香二生見報子節曰諾故蚤起而竚報何濡滯也潮候過今日日以退明日如何使者憮然曰子節未嘗有一言及之乃讓子節子節曰疇昔子靜來嘗有此言矣童子之言誣也使者雖然與星香二生謀報曰茲游子

其為政惟禽厥明星生屬有事約已卒事相見于江坡香生乃期曰後于猫屋橋之南故使者與予節先為與予靜之門人來邀者相遇於路乃引余二人造其舍予節乃誦僮子之言未畢予靜笑謝僮子失乎辭乃掖二弟子與余二人俱登舟三好生亦來會舟中貫穿闤闠沿流而下已過猫屋之橋果見香生乃自舟中同然揚聲喚予讓登舟是日屬江坡里社有神會婦子輩挨携往焉行候星生於岸上將至江坡舟乃膠不前復假椗與纜之力遂往焉既而望岸上有弄珠鈴者乃從舟中物色星生于稠人觀場之中

忽見星生突如來予節乃呼小舸登岸引克明返舟中於是所共約者咸臻或登岸徜徉或鼓枻而歌有鬬象棊者有衒杯者游衍無法惟適之從使君獨劃然而嘯突然而起贅然立于艫之上矯首回眸則四山攢於矚中篙師乃進指言其名曰翠黛崢嶸當坤位者嚴島也突兀其東者小芙蓉也瞻前顧後東南西北指言而不已使君乃左顧右眄應接不耐倏然遽止之曰吾已其大者皆識之矣長嘯而不已少焉潮落洲出忽見涉乎洲者手提籃籃載饅先後相屬使者起問之廚人則曰此是發蚧以為生者使者謂

子靜曰吾亦且從彼涉者游如何子靜曰可乃揭而涉子靜與星生亦嗣而前子靜之往瑞民持籃一鏤二而跟爲瑞民先撥洲沙曰介其有矣使君走到其所撥沙不見一介去之他瑞民曰介其多矣使君便至獲一介如此數四使君顧瑞民曰子曰有矣而吾不獲一子曰多矣而吾乃獲一甚矣吾目之眊也瑞民曰非目眊也使目者眊邪使君曰俞吾思之哉於是撥沙輒獲介介插乎沙者蛤也撥沙見小穴泉迺迸者螿之居也螿善潛藏見穴便發螿迺藏不見隨發隨藏故發堀已深手索之乃獲一索不獲身已斷

矣猶藏不已五人相俱且撥且前遂抵插竹之下插竹如籬連亙數里其北爲洲牡蠣累累乎聚栖其竹使君見而問之星生曰世稱廣島牡蠣即是使君曰牡蠣如此其多宜乎有稱於四方也子節視日蚤暮曰籃既盈矣盍歸乎使君咲曰彼二子提一籃籃既盈矣我乃十手一籃共籃亦僅盈矣我若以二手餙一口彼指猶我手乎相帥而還于舟中既而顧望洲邊潮湧洲沒唯見插竹之末耳香生獨護短視於舟中乃邀言曰所獲何介星生曰一籃皆花蛤竹螿終百一子靜令爲羮以進酒於是六人團圞無賓

至於坐皖籌所行深淺隨量而斟爲使君與數人聯
句以遣興子靜獨停杯而錯句三好生詩先成操毫
而揮灑時將日沒乃命童子然燭而繼晷星生乃辨
指爭頭曰譬諸花兩兩蕚子節乃顧左右謂使君與
三好生曰二君閑塘真是武夫使君曰星兄與香兄
會撮似巫祝香生曰子靜子節是園顱豈裂冠毀冕
之徒邪相共諧謔以絶例爲皆不覺籌師已回棹也
子靜乃崇酒於觴爲之使君曰人生如隙駒爲驩幾
何況予與吾子邂逅于崎陽再相見于此是天假我
良緣也請子爲我盡之使君曰我復思之何敢辭受

觴未醻篙師先報曰已到于猫屋之橋星香二生相
別去使君亦辭登岸舟乃去不顧文化二年三月十
八日大槻準記

答金熊介書

前承足下問僕之游跡僕少好游枉費日力有年于此已少所獲於今噬臍言之不耐汗顏何足以陳君子之前雖然有一于此學者欲廣聞見而資問學自非周游咨諏何以得之故周游而以咨諏爲自古有之周游而以咨諏又必有要學者必以察水土咨政俗問文獻審時勢達世務之爲務游者不察于此如或水土之不察政俗之弗咨文獻之弗問時勢之弗審世務之弗達是之爲徒遊：：無益於學矣我有小獲於此今足下有亦與僕同症之疾懨懨叩予我而我不得辭故吾先道

周游之所當務者、而後舉我游以語足下、僕少有疾、僕好游、是以結髮負笈、而南游江都、學於昌平國庠、居學十年、雖學行不能及古人、尚不後于常人、是以常趨陪先生長者、得時聞談佳山水、因竊謂學業已優、必踐歷所聞、以療我宿疾、常以是失於心、僕之疾一日暴發動、自以為鍼砭不可施、灸藥何能治、唯得如所嘗失於心、不醫自治也、爾於是辛酉歲、閱二十州、還其所經歷之勝槩、如富岳淡海和歌芳野、固皆顯于天下者、足下所聞知、何僕之陳說、講學舉茲游、以語足下、僕復居學三年、癸亥春、僕之疾又大發、僕於是將西游、先適下總、

利根為天下大瀆、源于上毛、經武藏、至于銚子、入海、銚子隸下總之大港也、利根南涯有香取祠、其北涯惟常陸息栖鹿島二祠在焉、其都會曰水戶、有史館曰考彰義公所置也、立原萬氏今方為總裁、余嘗竊謂義公之修日本史、闡幽微顯揭名分於既滅、廓大義於將墜、朱子所謂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者、亦義公有焉、當是之時、能持名分、義公與會津矣二人而已耳、當此時、微二公、吾輩得坐弄文墨與否未可知也、然則折亂萌一世、而遏逆浪于四海、其蹟亦實踰於底柱、而無民稱噫、吾於游學錄論之詳矣

水戶歷世之塚在瑞龍山、皆所謂馬鬣封

者、學世崇信浮屠、而水城獨不依浮屠、先世詒謀之美可想、明人朱之瑜之墓、亦在瑞龍山、其西有筑坡山、是為常之望、自常入奥、經名古冑、山路險隘、鑿山通道、非古關址也、關址蓋在山上、相馬有牧、歲以五月中申、閱畢、輙復放、宮城野名胡枝花、復產金鐘兒、稜、連呼七聲、唯茲野之產為然、多賀城墟、唯遺其門碑、總國風土記、所謂坪碑在鴻之池、即此、燕澤有碑、奇字難解、末松山有三松之說、松島之勝、海內無比、世人或併與嚴島天橋立稱為三勝、恐非倫、但三勝、各異其觀、而宮殿廟廡宏壯之觀、嚴島所獨優、故或執一而論之、亦非、鹽竈亦名區、今且評

海上名區、譬諸人身之臥形、鹽竈占首、松嶋据腹、金華斗在洋心之名山、遙應其趾、金華東涯、觀瀾尤偉、平泉者、藤鎮守秀衡之墟、清衡嘗奉勅、置佛寺曰中尊、其山號關山、伽藍當奥中央、而面衣關、故名衣川、則流其山北、清衡基衡秀衡三世紹襲、凡九十九年、及泰衡而亡、故物獨光堂經藏、見存為栗駒隷奥之名山、脊後湯泉出、曰須川、乃入盤井泉、下流奔突、勢若蚺蛇、直来五串、鑿石壁巖、飛為瀑、狀為潭、溥涸屈折、現白沈碧、能貫穿乎怪巖數里之中、為磐井川、入北上、北上與阿武隈、在奥為二瀆、宮城野以下諸勝、皆管仙臺府、學曰養賢

堂、自奥、超大山、乃羽之域也、羽有大川、曰最上、急湍也、有三山、曰湯殿、曰羽黑、曰月山、皆名山也、又有高山、曰鳥海、羽人之所望走也、鳥海之趾、女鹿之北、巨石磊磥、如撒而積、執薄海止、乃削平石頂、僅容兩趾、恰如步砆、里許、而竭、可謂奇險矣、其曰滃瀉者、名區也、昔人比之松嶋、然一盆池之景耳、而至若鳥海突兀、壓其東南、則其景之壯、特與薩陀望富岳之勝、可比、而其小固勿論耳、莊內封界、負山濱海、沃壤烟稠、商旅行李、浮寂上川至、其港曰酒田、而固國天險、北曰女鹿、南曰熱海、曰鼠關、鼠關、即古之念珠關、而今曰鼠關者、蓋國語之訛爾、

過鼠關入越後、州有七奇、唯火筒油泉、天下之奇也、火筒、柏、洞筒於爐隅、以悴兒傳火、火乃栖筒端、而筒不焦、試置鐘於火上、則水化成湯、又橫斜曲直、隨意所欲、接筒通氣、則火在其筒端、若欲滅其火、以物攪筒端火際、斷之、火乃滅、蓋石溲之氣、自筒通故能引火云、油泉、成池、廻環四五十尺、其泉盛沸、滿而不溢、因諺之、里人乃曰、其泉常沸而不加增、汲而取之、不加減、可謂奇矣、俗謂之臭水、蓋石溲也、

北方之巨川、發源于信之筑摩、故在信謂之筑摩川、在越謂之信儂川、新瀉據其下流、邑爲、凡商舶所輻湊、在北地以新瀉爲第一、羽之酒田次之、彌彥古祠也、彌彥、昔諺信之幼也、爲徙母所逐、移於越東、時過斯嶺、讃形勝曰、戰勝之地也、後數年果破兄之軍于此、遂保越後、

親新不知濵海之險也、行遇風浪日、知天下險、不然則否、

越境川、則越中州、郎加賀侯。始祖之廟在高岡、愛本之橋著于此地、魚津之海、時見蜃樓、仰望立山、其高比富士而庳、往時平氏餘孽、來潛匿於五家山、於今有氏天王者、聞諸土人云、富山神通川、有浮梁、用舸六十隻、可謂壯矣、然不如盛岡浮梁、須三十三隻之偉矣、蓋以川巨舩亦巨、川小舩亦小也、俱利加羅嶺、有不動閣、故名、昔時源義仲敗平兵于此、旣踰嶺、州曰加賀、府曰金澤、實北方之大都會、其地形勝殊不類、平語所載、豈山亡谷還與、平氏之無謀亦可惣見、其俗勤儉、始封之治可想、其講学之堂曰明倫、侯家之藏書、世稱其富、錦里鳩巢二先生初宦加賀、後相繼升幕廷、大島無害剛直有古人之風、自金澤往道游、能登能登多勝地、石動山上望島山尤妙、九十九瀉之景、亦奇、御崎古祠藏古笛、昔時義經窘窮過斯地、所寄、所謂青葉笛是也、文治年時、平亞相時忠謫能登、今有其裔孫、總持寺名籃、洞家所宗、復出于加賀州、加賀州加賀郡、能登州能登郡、越中州越中郡、侯家嘗白宦皆更其名、小松城西有那谷寺、大悲閣據巨巖構爲、形勝實與江之石山、可比而此則壯而隘也、其旁有傘亭、名其形、亦奇也、往昔舉山上皇旣禮觀音於三十三所、最後潛幸此地、勅曰、三十三所之勝、此地該之、故名那

谷、蓋取諸那智谷汲、余獲斯語於土人、白山名山、産雷鳥、雷鳥者、稲若水曰、鷽也、永平寺者、道元開基、管于越前、亦洞家所宗、永平總持謂之洞家、両本山、福井亦一都會、其城則即柴田勝家所築也、光秀之弑逆、勝家愼然見之、何不倡義討賊、以報主恩、乃好用知謀、為主討賊之豊公、宜乎為其所滅也、余至城北燈明寺村、問新田義貞所戦歿處、有碑纔識其所、何南風之不競、抑衰運之使然耶、天既生良將、何委之溝壑而不省、慨然作文、弔去、福井又有曰九十九橋、蓋名其長、其橋石其平、諗之、乃曰、不皆石者、備洪水易決也、不然全橋皆敗、上古神功皇后之征三韓、艤船艦於敦賀、敦賀實古港、人烟稠密、今猶古云、郡狹産紫石、嘗入鳳闕、為御硯賜、名鳳足、水戸義公奉詔撰其銘、爾後鳳足之名布于天下、後瀬山古名勝也、余浮小濱之海、始知藻之有文糸、文可比、組屋某曰、昔時豊太公朝鮮之役、獻職于京師、舟必到茲地、陸行百里、遂達京師、余自郡狹游京師、經浪華、由丹波入丹後、土人云、上古宗廟自河守徙伊勢、河守今有小祠、其墟可徵矣、自成相嶺望天橋立、雖景美隘已、但馬城崎之温泉、自香川氏之著藥、撰盛稱其功能、其名最著、鳥取者、因幡之府城也、亦一都會、大山

名山隷伯耆自米子夜航海達于雲之松江杵築大社
峻宇崢嶸雖凡海内神祠之壯偉者無能出其右自洪
荒掌其祀曰國造國造有二家曰千家曰北島皆九十餘
代即上古國造之血食于今者與隱岐之國造唯是已
千家氏支子曰清主奇主也御崎亦古祠頗頹敗其祠
宮之長曰檢校自上世迄于今傳世久遠與國造比余
涉水攀山問立久恵来臨澗流崖壁數丈皆成龜析石
見濱田人小篠行藏藏有石見地名考之作在昔國雅
聖者來守此州而没于此地故高角遺其祠長門州其
治城曰萩澤登靈椿山以瞰萩府之控帶帶可一

瞥盡爲府有學曰明倫館萩府二生曰縣曰瀧嘗典學
職赤間關產硯石天下珍之豐前小倉城榿鎮西咽喉
之要地也掌其學鐸者石川翁也城南數里有窟曰青
龍余將探青龍窟攀山徑抵山稍平處泉嶺深〻盈耳
徑乃左轉既乃右顧四高中窟處唯見飛泉不見其
下流更往數百步見穴乃入遂匍而下數百武而止乃
所謂青龍窟也空濶明亮可容二十許人俯瞰下界山
村數里聚于一瞩其右旁有小穴去福着禪甸匐而入
磬折而前二十餘武遇水流乃止洞中如暗夜不能窺
廣狹深淺然俯察之飛泉伏而流無可疑耳
國史所載云鎌戸鑿嵓壁爲洞道二旁數處鑿孔容明
洞内宏濶可騎而過蓋聞安永初江都僧善海雲遊到
此地見行旅苦路難乃發願募化終能成茲功德云天

下方崇祀八幡之神、而宇佐之廟為最古、奥之鎮守府八幡次之、豐後多高山、過梓嶺、則日向也、天造草昧時、天孫降臨之地曰高天原、太祖神武帝龍飛之墟曰宮崎、今有廟宇、額曰神武天皇、余周遊四方、多觀舊蹟、莫古于此邦、而出雲次之、霧島亦名山、東西兩祠、皆薩先矣、名義久所營建、其所謂天逆戟、吾不能信為名蔦產於大隅國分、大隅即屬薩侯封域、故世稱薩摩國分、麑島城府、模放鎌倉、風俗亦淳樸、雖薩老矣、嘗慕江都之風、舊俗稍變、而流風餘韻、猶有存者、麑城有兩館、其國學曰造士之館、山本傳藏為教授、其司天曰明時之館、製曆頒其國、蓋聞春秋稱春王、便是大一統也、今矣國製曆、吾不知其義如何也、又有濟聚之館、醫學也、琉球臣屬薩國、故有館於麑城、琉球船常不絕跡於麑港、為是已、苗代川村民皆韓人之種、朝鮮之役、先矣所虜掠者、其子孫至今蕃茂、衣服言語猶其舊、新田宮祀瓊杵尊、後山有瓊杵尊陵、薩封內禁、所謂淨土真宗、其嚴令與祆教比、肥後八代海上、夏秋之交、有陰火、俗謂之不知火、古曰火國、國史所載不可誣也、阿蘇我望為過、細川矣之治府曰熊本、大城也、加藤清正所築、今有遺廟、其學館號時習、其教授為高本氏、余未識其人、

○世傳志津獻、先登七槍、〻材幹富以清正為魁、觀之、韓役奇勲、嗣君從衛之冒見也、

其助教爲大城辛島二氏皆智名之士也往時茲土之豪曰菊池氏倡義覲王之師中途而敗盖亦南風之不競未如之何也已余西遊帶堅田矦及林祭酒貽長崎鎮臺書聞鎮臺歸期已迫意謂北地須重來故遄去肥後而再遊不果爲可憾也已温泉山肥前之望也長崎之港唐山荷蘭皆来貿易各置其館魯西亞来聘在文化甲子之秋九月中野柳圃名忠雄講其学余製其說学之曰季飛精於西洋學前爲和蘭通辭今退養痾實隱君子也余嘗所講西洋象緯飜譯之書皆其所授也福田石窟乘舩入觀之頂嵓亂嵒勢欲壓舩乎户有白石士業如生月島觀捕鯨魚壯觀也唐津五島壹岐對馬皆捕鯨魚而壹岐爲盛唐津城自筑之鹿加望之絶景也余嘗謂英雄圖功今古一其軌豐臣氏伐韓之舉不襲故智而其智與宋太宗明成祖之編書之舉冥合雖其跡異然至於驅使雄豪而使其不敢爲姦謀以圖成功則其揆歸一塗爲余来名護屋觀陣營之墟儼然大城也但無殿屋樓櫓斯爲墟耳余登斯墟停徊延行乃復知豐臣氏之不血食乃慨曰何其毒使生類而曝屍海外之久也不然以公雄武雖傳數十世可也何又與呂政同其轍耶昔者呂政築長城虐黔首而不血食二

此余常所持論也但亡之不中道而斃

世而亡、雖然彼後世賴長城以扞北戾也、則其利後世亦偉矣、我久無西顧之虞、若是者可謂無或有賴豐公輝威海外之力哉、故余嘗言得罪當時、而樹勲後世、惟豐公卓呂政爲然、然竟不可爲訓也、望夫石傅會不足信、弘道館者、佐嘉府學也、精里生先生拳於栄城、古賀溥卿先生長子、称奇才、古賀仲安亦予舊知、北肥南筑界巨川、所謂筑後川是也、斯州有樺島世儀、久爲苗米矣、文学也、久留米城南有天險、曰高良山、相傳繼體帝時、有盤井者、据此山見有其墟、其山上有玉垂宮、祀紀棟梁武内筑之前州、則大宰府有菅公廟、吁嗟公之左

磐

降、有關氣運盛衰者、是以既沒世而不忘、民至今雖兒童崇祀之不衰、又有都府樓之趾、礎石見存、其治爲福岡城、其學爲脩猷館、其先哲貝原益軒嘗著大疑録、何信之不篤、抑望道而未見欤、不然必爲一代儒宗、可惜、又有甘棠館、其教授龜井道載、鎮西之尤鳴者也、而有故館亦人俱廢、其子昱元鳳、惟藍之出、在屋大門、乘舟入之、石洞之奇者也、海中道其景偉、於天橋立、千代松原、明人所稱十里松者、即此、箱崎宮乃應神天皇降誕之處、古松存爲、其樓門標敵國降伏四字、蓋醍醐帝勅額也、香椎宮爲神功皇后原廟、大宮司武内氏、乃武

內宿禰之裔也糟屋郡上府村有古家曰千秋館、舍
雖屢經脩補千年以外所筑也其所用之火僧最澄所
授千載傳而不滅田島祠側有古碑所謂彌陀經碑者、
復歷小倉還到長州住吉有古鐘及與平户古鐘皆與類播尾
上鐘類蓋慶長西伐所獲於朝鮮欽周防山口大內氏
之墟也松崎菅公廟雖小莊麗比宰府世皆知嵓國有
錦帶橋予過而觀烏名稱其實嵓國山萬葉集所載蓋
古名勝也既盡周防舟行游宮島二名區華表屹立
海上望之絶景也昔時陶賊無智好用反間却殲于此
地毛利氏獲是一勝遂覇中州當是之時英豪競起割據爭
衡唯元就獨勤於王家有仁義之風然天不假之年中
道而斃惜如可惜雖然天之所使未如之何矣總見豐
國東照三公相繼而興天意益可見烏此僕所經歷之
大較也併僕前後之游計其所枉費之日力凡二年有
畸而閱州凡五十有二其間水土也政俗也或察烏而
未明或咨烏而未盡若夫文獻亦時勢也務何遽曰問
而審且達烏予今舉其概略以語足下者不得已而答
烏爾如其廣聞見而資問學足下躬至其地咨諏烏而
記之可也

僕歸期已迫率爾屬文固不工也而用字時有不

中律令者欲改未遑覽者諒恕

乙丑首夏三日

隱史六略序

余嘗慨士之純乎國學者雖明乎前代事迹而不能筆諸書而圖不朽焉士之專乎漢學者或情乎前代事迹而無由亦筆諸書而圖不朽焉雖或兼斯二者非精識以擇之亦不得以筆諸書而圖不朽焉史才信難矣哉苟得兼斯三者脩史又何難之有廣陵賴君既有精識而博通國與漢之學又有志於脩前史是可筆諸書而圖不朽賴君其人也余東歸路經廣陵過賴君廬於是得者其所修隱史六略賴君謂余曰是略已如其詳以俟他日余已受看之其書雖略

二十餘年之間治亂興廢之迹制度文物之爲粲然備具賴君其可謂史才也已矣他日以其已所定之權度推致之其詳則修前史又何難之有余既東歸之後有人自西方來者曰山陽有隱史脩前史既成則余不問而知其必爲賴君也文化乙丑孟夏初四奥東平準撰

跋常陸日記

余嚮聞行天下者之言曰天下之廣搜討靡遺難矣余初聞此言也鼻咲之曰末之難矣於是扛貴三年之日力以行天下以爲搜討殆靡遺及來寓神邊閒熟閱茶山翁常陸日記其文簡而詳約而盡讀之如足到而目睹也而其地皆余所曾游而足迹不及者殆居其半是知搜討之靡遺信難而人言之不可妄非也因謄寫以補遊之闕又以警生平之浮躁余於斯書手獲斯四益是不可不書遂書其由於卷端以還之菅翁云文化乙丑首夏十日東奥大槻準跋

題使君子欝金草圖

此二種幗者。照寫筑前藥園所有之圖者也。二種皆怯寒。而使君子尤怯也。故雖其枝葉欝茂。延條盈二十尺。自冬涉春。屋而庇之。壁而繚之。帳以承其隙。隆冬則帳内置火以御寒也。苟不爾。則葉或脫而不華々而不實故也。其發華也。常以三月。蕾乎黃。華乎白々。又漸變為紅。日然一日。以極於謦也。欝金則其詳未聞也。藥園前為博多藥舗鞍屋善平私有善平舉致之筑前矣。故今為矣家園云。乙丑歲四月十日平泉準題於黃葉夕陽村舍

題世說新語合纂　首

世盛講世說而未疏不過數家而其觧失得互有之非合看併讀不能究其說其於繙閱也不亦勞乎苟撮其要合纂爲書則無復繙閱之勞亦覽之便者播磨松下成叔從菅茶山翁游其文既每歲富而其行又逐時進其所至殆不可量哉余自鎮西歸便道過菅翁舍留寓數日成叔每余一見如舊知乃出其世說合纂眎曰是吾所纂輯而以便省閱耳余迺飜閱其書撮諸家之要合纂爲書以省繙閱之勞眞是覽之便者成叔可謂勤矣雖然此書特其緒餘耳若夫

六經語孟、非世說語林之比、而末疏不啻數十家、是合纂之尤不可無者、成叔豈無意焉、抑未遑及邪、夫世說稗官小說類也、而纂輯如此其勤者、成叔之意吾窃知之、蓋自試其業爾、則此書為諸經合纂之嚆矢也必矣、故余樂為成叔題此書者、有以待於成叔焉爾、文化乙丑四月十一日平泉大槻準書

重答金熊介書

僕前後兩次為漫游、嚮答足下所問、即僕今之游也、嚮不舉前游者、如其所歷名區人物、皆人所知、不待僕陳說故也、而今又承問僕前游、不敢不復陳說也、如游歷一事、雖玩愒歲月、固少益、然僕復有一說、凡可以廣聞見者、莫如游歷也、僕未游歷也、治書以知道政事、治詩以知道性情、治易以知道陰陽、治春秋以知道名分、治禮以知隨俗制宜、然於徵之時事、考之邦俗、則未也、然則雖治書以知政事、治詩以知性情、治易以知陰陽、治春秋以知名分、治禮以知隨俗制

宜、而然者紙上之譚耳矣、奚得當事曰不眩不惑、既已
游歷、則聞其謠、知其俗、是可以道性情也、觀其俗知
其政、是可以道政事也、觀其變識其時、是可以道陰
陽也、觀慎其教嚴其名、題以知名分、觀國異俗、俗異
宜、題以知禮制、於是嚮為紙上之談者、僕皆於兩次
游歷、徵時事考邦俗而得之也、故曰可以廣聞見者、莫
如游歷也、然則如游歷一事、雖玩愒歲月、少益亦未
必謂游歷全無益也、然此特據僕所見言之耳、不知
足下之見如何、若以為不然、不隱其說、必以見教、是
無益於足下、必有益於之游、以辛酉八月甲子、發昌

平學、經戶田川、至熊谷驛、熊谷武藏州界也、熊谷有
二路、一路走下野、足利、〻〻有學、或曰、小野篁所設、
故孔子廟配祀篁、而正配皆設像、而聖像持羽扇、蓋
曰聖像本持刀筆、後人以羽扇易之、不詳果然否、其
所藏有宋板十三經、及宋元板數十部、皆室町氏時
所寄云、學今浮屠氏居此、以掌祀事、余嘗有詩言、毛
州有學、問規模、道廢幾年教化兼、豈圖尼父聖歲時
祀典委僧徒、不以不慨、此僕丁巳春所經也、其一
路即中山道也、上野多名山、如妙義椿名赤城、吾唯
遊妙義、眺望亦佳、由囗井嶺入信濃州、淺間歷岳絶

頂烟氣袅〻不絶。自誰昔然天明癸卯夏末珠甚火氣噴出。山皆為焦土。雨灰西南風道被奥地。山足之地。乃更雨巨石。其石大抱合抱。往〻見存路旁。利根川為溢。死傷甚衆。望月古牧地。産所謂望月駒者即此。和田嶺峻坂聞千仞。凡道路。據高地。莫如和田嶺也。故過此嶺者。所據最高而不自覺者。蓋以信州山路本高於諸州也。諏訪駅有諏訪祠。用鹿頭及兎為祭。蓋古禮也。昔武田信玄之逞威也。諏訪頼茂阮降。信玄〻〻誘殺頼茂。遂納其女生勝頼。以其家。蓋諏訪之神為頼茂。信玄不覇亦是此物。塩尻嶺望諏訪湖。風景亦奇。余雨中。過嶺上。不見冨岳可憾。昔時在五中將望冨岳壓諸塩尻。〻〻蓋謂擂盆。言似覆擂盆也。故名此嶺歟。桔梗原古戦場也。鳥居嶺有七盤阪。鳥居嶺南北共有水源。北者謂之藝摩川。経越後州注新潟入于海。南者謂之木曾川。経尾張入于海。故木曾傍澗通道。両岸皆山也。山中如漏天。故乏水畜。蛇以飾餐尤可厭。福島木曾之府。設関唯識入銃出女耳。寝覚怪岩。山中之奇景也。美濃州醒井。往昔日本武尊経過之地。関原亦古戦場。濃江末界。合壁分壁州。故有濃江臥語之諺。磨針嶺上望泚泗湖。竹生島

浮湖心。絶景也。石山寺在勢田南。三井寺在大津西。北滋賀濱湖。辛崎古松在滋賀北。自大津入京師。審其形勢。三面山圍。南面獨缺。故桓武天皇遷都于此。國曰山城。都號平安。（南末千有餘年。）地雖舊都。物化維新。是以環皇居多名區。北叡愛宕二山皆名岳。對峙于東西。上加茂吉田之神祠。祇園清水。智恩銀閣。東福南禪。三十三間堂之諸名藍。皆在其東。下加茂貴布祢今宮。及鞍馬大德相國。皆在其北。野松尾梅宮。及等持鹿苑妙心御室嵯峨嵐山大井桂川太秦之諸名區。皆在其西。西東本願本國東寺。皆在其南。儒家則有皆川村瀨岩垣若槻佐野數名。醫家則有荻野中上福井三名。畫則家有岸駒月桂東洋。蓋京師人物之淵藪。是略其概耳。黃蘗名藍。聯額可觀。宇治亦古戰場。産名茶。品茶家以宇治産爲最。品自宇治搭船。乘流而下。達伏見。一霎時耳。又自伏見乘夜航船。乘大坂淀城枕南岸。畔設翻車。汲取流水於城中。男山原廟在淀城西南。廟制蓋效明堂。吾未之觀也。山崎亦古戰場。昔豐公敗逆賊光秀于此。遂霸天下。大坂名城。昔時瀕海。內無比船。船輻湊。亦大坂爲魁。天王寺招提之古者。西宮祠。蛭子在西宮。驛摩耶高山。有摩耶

夫人之閣故名布引有懸泉湊河楠公所戰死之處
水戸義公嘗採材於攝河泉三州以建碑蓋三州者
公封域故也文乃明人朱之俞所撰也兵庫亦船舶
輻湊舟舶日入千隻出亦千隻故世有兵庫千檣之
諺其岬昔平相國所築成爾後六百年兵庫為大港
職由是云須摩古關址今有寺一谷為養和皇居之
墟後山有鵜越鐵枴之險源判官嘗騎馬所越即此
是陷死地然後求生路歟
山崎闇齋嘗論之云可謂孫子之奥旨矣平敦盛古
塔可哀播州舞子濱望淡路風景可攬結明石杯本
人丸祠尾上鐘古物也石寶殿亦奇古也曾根古松
阮枯僕抵姬路〻〻酒井矣治城〻即豐太公所築
也還至明石自明石舟行達大坂詣住吉祠古祠耳
泉州堺一都會妙國寺名蘇鉄昔者總見公移之死
事罷復蘇於今滋榮過堺有蟻通祠紀州若山亦一
都會和歌浦古名勝有玉津島祠祀衣姬通國雅主
神之一風景蓋不如古也紀三井寺在其南粉川亦
名盤高野山青巖寺僧空海開基是謂真言古義本
山昔時豐關白秀次遁于高野太公遣人就殺之何其暴
也噫金剛山古隸河內今管大和吉野自古名櫻花
世稱千本櫻即此櫻花盛開歌聖擬諸雲其盛可想

吉水院者南帝皇居如意輪寺有後醍醐天皇陵
帝恢復鴻業不果多可憾者是以南風不競未如之
何已多武峯大織冠廟頗壯麗土人比之日光櫻井
驛楠公嘗戒勅其児之處忠孝之訓於今可想見三
輪以山為神象故祀之唯有前殿而已奈良亦作寧
樂祖宗舊都之地故稱南都春日祠祀天児屋根藤
氏之祖也東大興福多名刹伊賀治城曰上野藤堂
侯之封域也伊勢宗廟天照皇孫內宮豐受皇
孫外宮天下宗之二見浦名勝朝熊山上祀虛空藏
由朝熊取徑西南而下至志摩磯邊有伊雜皇廟多

鹿

（長谷名藍是謂真言新義本山）

古祠皆與伊勢宗廟同時造營之云（論二十年尾紀兩藩建）伊勢有鄉音石凡人
言鳥語至若歌曲微妙之言皆善響故俗曰鸚鵡石
亦奇洞津城廣邑（亦藤堂侯治府邑）松坂本居宣長鮮釋古言大有功
於國學（小名鹽八年本居氏歿年七十四）自桑名乘船泝流至伏屋經名古屋（紀藩下邑）（西東有津島稱豐太公生處亦在藩境南東）
大都會也熟田祠祀日本武尊天龍大井冨士三川
並大川也冨士名山（勿論）海內（稱）獨尊箱根置關據天險嶺
上有湖產奇魚藤澤有鴨立澤因僧西行有秋夕吟
而著

文化二年首夏霖雨連日客窓不耐無聊偶整稿
備後神邊蕉葉夕陽村舍展玩舊文以消長日時哉

濟勝二友傳 并序

余承之烟霞觀察兼泉石廵撫之職歷觀海内山海
奥秘必搜而討爲而有不得身至而目察者無遺管
生周旋管生行歩至健而視察明明故跋涉山河往
返數千里間曾不以一瞬而窮盡其詳矣於是墨生
承而劄記以備使君顧問使使君得專心効職以無
遺漏者實二生之力也作二友傳

○ 讀法依漢

直行直讀始自右 終于下左 諺文

橫行左讀 西洋 西墨

橫行右讀 瑪理斯

直行直讀始自上 左終于下右

漢字獨為一法

題三國字樣扇

余除國與漢字之外於萬國字嘗經目者凡十二國曰蒙古曰滿洲曰朝鮮曰桑墨曰瑪理斯曰喝蘭曰魯齊亞曰拂郎察曰諳厄利亞曰亞臘比亞併與國及漢凡為十有三國蓋其文與國不同也雖然究其字原不過乎五也國字依漢字製焉滿洲字出于蒙古朝鮮蓋原于桑墨及瑪理斯亞臘比亞各自為一體魯齊亞與喝蘭拂郎察諳厄利亞蓋同原于瑪理而派異者也故字原不過乎五也余嘗皆得看之唯以不通其文為恨今茲乙丑夏五來客於

西山孝恂氏其學子待聚頭扇請余書余已數十書漢字與之今又書漢字余已厭之因欲併書十三國字與之顧吾所識僅不過二國故余獨書國字二體各四十七字及漢三十六字毋喝蘭二體各二十五字則假堂堂弟子節手書也題曰三國字樣扇併及十三國文字云端午

題三國字樣扇

余除國字與漢字之外於萬國字嘗經目者凡十有二國烏曰委曇曰朝鮮曰蒙古曰滿洲曰暹瑪曰厄勒西亞曰瑪理斯曰喝蘭曰魯西亞曰拂郎察曰諳厄利亞曰亞臘比亞併與國及漢為凡十有四國其文蓋與國不同也雖然究其字原不過乎五種也欽漢字雖有數體自為一體種國字乃依漢字製烏滿洲字出于蒙古蓋與朝鮮諺文同原于委曇矣及暹瑪厄勒西亞瑪理斯亞臘比亞各自為一體魯西亞與喝蘭拂郎察諳厄利亞蓋同原于暹瑪而泯異者也故字原不過乎五種也余嘗

得皆看之唯以不通其文為憾今茲乙丑夏五來客於西山孝恂氏其學子持聚頭扇請余書余已數十書漢字與之今又書漢字余已厭之因欲併書十四國字與之顧吾所識僅不過二國故余獨書國字二體各四十七字及漢三十六字毋喝蘭二體各二十五字則假堂弟子節手書也題曰三國字樣扇併及十四國文字云端午

荷美堂

題三國風雅扇

余嚮跋三國祝章曰國及唐山和蘭各有歌詩其體異而其旨同：：：者人情同也其體異者字言各異也唯唐山音吐而國與和蘭皆辭吐國之為文有音而無義字不輯義不成故歌以字整句而曰字和蘭則其字無音無義醵字釀音模音鑄辭故詩以音整句而曰音唐之文有音有義字言合而一故詩以字整句而曰言唯唐與和蘭有韻焉此乃三國歌詩之略說也余來備中也先訪子久：：乃東武之舊知也余與子久別三年又得相見吁此亦相携游濠谷共為

荷美堂

旬日之行歸路共訪古松軒宿焉越二日子久將從此辭歸乃出扇面請余書余乃創意先書我 先君貞公唐山詩又請古松主人書琉球人所賦國雅和蘭則令堂弟楨書其詩名曰三國風雅扇因題三國歌詩之同異題畢而別 竹醉日

書黃葉夕陽村舍冊子

余來留黃葉夕陽村舍數日茶山先生授一冊子於余曰奥之與薩東西之極也其人經過甚罕僅而至者薩則赤崎彥禮奥則志村仲敬兄弟及廣瀨大原數人而已而仲敬與彥禮皆既就木矣近者合會可期而遠者或不可期生者尚或可會而死者不復可期悔吾不蚤為此卷使來過君子逸其姓名深以為憾往者已不可追自今而後欲使來過君子不問邦遠近錄其姓名於此冊子而其既去後吾追我閒窗無事之時對其所錄姓名以想見其言貌風采則雖

不就見其人猶對而昭請錄姓名從子始準雖謝劣
辱蒙不鄙何敢辭既承其冊曰請從隗始乃操筆而
錄文化乙丑夏四月二十日陸奥大槻準子繩錄

書霞岑畫卷後

準嘗在昌平學刻苦讀書每遘精神昏眊形體疲倦
輒謁登舍後樓上望富岳於天末則忘疲倦爽精神
故慣看富岳凡十餘年體恆舒而神恆爽也故去武
遠游未嘗忘富岳於懷也余東歸訪萬波君於岡山
醒廬主人出賜霞岑畫卷曰此是雙玉樓上谷生對
真而寫者也余夏月在羈旅雖形體疲倦雖精神昏
眊無方可醫也今披此卷對之體頓舒而神頓爽吾
躬果在備矣果在武乎不自知也已看果自嘲曰甚
矣吾之心醉于富岳也不復辨其真亦吾矣既復自

解曰飢渴者見食飲不擇其美惡余不見冨岳三年忽看此圖心神冥合未遑擇其真贋是亦甚乎飢渴之不擇食飲美惡者邪乙丑五月十九日清準書

清風樓記

奥東平準自鎮西還也訪武君立於東備草廬主人欣然出迎延客南樓客歷階升別賓主即坐舊新情話屐不遑乾淪茶與客歡之少焉清風颯起穿林超牆入窗灑座客披襟當之曰快哉乃顧主人問樓名主人曰清風哉客乃揖主人進之曰賢哉吾子九歳以神童說經於邦君前既冠東學武江師事吾祭酒林子既有所得日浩然歸其鄉杜門而讀古人之書倦則呼童舁酒醉則卧卧則清風颯颯灑其身身在醉鄉而心遊華胥當是時雖與之以公侯之尊附之以

秦楚之富而不易其樂其心蓋曰吾何以彼危與憂易我安與樂哉如將與木石居鹿豕與游以終其身賢哉吾子吾子不見彼賤丈夫乎不自知其愚而好自用居之治朝則解其紀綱處之亂邦則速其危也如是者雖高卧其樓大引清風以洒其座而不能一朝安也今余雖未明知子胸次所蘊畜然以其平昔所以與其不求聞達而陶然自樂卜之則知吾子果異於彼賤丈夫也嗚乎使世之賢人君子皆如主人躬耕以自食乎則君人者誰以為國家哉主人聞客言不敢當曰斯何言也子言之過矣吾學周公仲尼者也客曰唯其學周公仲尼其諸以為君立也歟客及主人請樓記次序前言而與之文化二年夏五月平

清風樓游客東與

準記

書中村氏樂新志

余与圃公非舊相識也。以故余鄉過岡山。圃公蓋在家而不相知也。余來金陵也。圃公亦遊金陵。始得相識。而未及罄其驩也。余遊閑谷敦土也。圃公相携行。途訪武君立。留宿數日。亦相携還。共閱賦詩屬文。論談款洽。罄數日懽。而情始如舊知也。余与圃公。如不皆來金陵。何有茲良晤。然則茲良晤亦有天助者歟乎哉。

乙丑六月朔旦東與平準書

河野氏孫名字說乙丑

文化乙丑季夏過備問金陵河野氏留寓數日主人曰夢得抱幼孫泣謂準曰余少時有志於四方障事荏苒送歲老境日逼不復有能但當守舊廬而死焉耳我幸有一孫男生三年矣及其已長猶能辨菽與麥則欲令之東游武江從學吾子庶幾繼吾夙志以成其業矣請子為我孫選名字他日俟其長而命之余曰諾乃名之曰繼字之曰志業因引孔子孝善繼人之志語為之說曰大哉孝之為道也蓋非孝人道不立非思孝道不成故人子之道在思孝何謂思孝

無他善繼人之志而成之爲爾志何志父祖之志也父祖有志不果其爲子孫苟有能繼而成之者是非孝乎夫工商賤役也猶能孳孳匪解繼其志而成其業況在善人君子可不思所以繼而成之者乎古人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乃祖之業固爲可繼故以業配志以命字也及其既長以是命之夙興夜寐孳孳匪解思所以繼其志卓業而成之至使人曰河氏有孫如此則人道立孝道成矣若不能爾廢乃祖志墜乃祖業人其謂爾何固非余命汝之意抑亦非乃祖望汝之意也汝既長就學能誦此文有識乃祖所以望汝與吾所以命汝之意而體之勉旃〻〻夢得字汝弼

汝弼謂余曰我本姓熊代氏有故冒河野氏元非先人意故欲令孫男別起熊氏自爲一家是余之夙願乃先人之志也說既成故附于此六月二日

一日神仙亭門碑記　代　東讃上野文平

一日神仙亭者、是吾之別業也、距吾津村之居一里許、在于屋島東北海濱焉、其為亭也、木斷而不加雕墻、圬而不加飾、茅茨為葺而已、固非為觀之美也、但待我暇日游衍耳、斯地當我築之也、環亭無居人、第望庵次為飛鄰而已、今斯亭也、負青山而面滄海、故常有山水之樂、而四時之景不絶也、如其雪月烟花、鳥飛魚躍、樵歌漁答、舟舩來往、風帆若織者、不復有著屐移步之勞、而此疆勝槩、皆萃於一矚焉、余逸講武之暇、梅篇舟來遊于此亭、余一日偃息游望、觀往想

來、慨然、歎曰、屋島往昔當源平接戰之時也、正爲斗在洋心之絶島、僅經數百年、滄海漸變爲田、向者絶島、今也可小橋以通往來、則亭前萬頃之灣、自今而後、又經三四百年、亦安知其不漸變而爲桑田耶、及其已然、後世子孫、豈復知斯地余所嘗維舟處乎、因立碑以記其事、且以徵後人云、文化乙丑六月十二日記

跋武智氏師友手簡

吾老友武智權平嘗得師友之手簡也、雖一紙半葉、悉收不漏、褙而爲卷、裱而藏之、可謂謹厚之至也、然看其所收、皆當時人士、故或者疑不可如此其切也、是大不然、余嘗在昌平國庠、十餘年、故得名師良友文章筆札藏焉、而人有乞之者、輒與之、不省曰、是易得、是以所藏散佚殆盡、其後或卽世、或去在遠地、鄉以爲易得而不省者、今乃百方求之、不可復得、向鬼權平之爲、大有見矣、今以是推之、奚翅其小者爲然、至其行已之度、雖大者可知也、此學之所以貴謹

庶富教說 乙丑

衆多之謂庶豐於財之謂富以善導之之謂教教也者不待他求務在於敎人倫而叙之耳是故無敎上下犯義父子賊恩男女亂倫長幼失序朋友背信五者紊而不叙此之謂五倫斁若斯則與禽獸奚擇聖人有憂之爲是建學置師以敎人倫而叙此爲孟子曰無恒産者因無恒心民若不足於衣食蔑有恒心雖有善敎奚能行今見奔走於衣食者規之曰汝何不姑忍爾飢與寒移爾汲汲乎衣食之心以爲己之學也則將應之曰孰敢不願爲學我有急於是昔者管

仲審其如此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是以君子使民豐於財而足乎衣食為急制之田里薄之稅斂使之以時使其專力務本則財恒豐而衣食無不足生養遂而教化可施矣夫國人民之為本人民不衆多善政無所施欲富之可得乎是故治國之本務在撫其民而育之而已耳民既已育矣何憂不衆多又何憂富之不可致教之不可成哉苟不如是施設倒而無功就緒故孔子適衛曰庶矣哉曰富之曰教之是施為之序也

雪中尋梅記

今茲杪冬一夕大雨雪平處士晨起屯屐中庭條然嘯而不已客見而問焉曰子何樂爾平處士曰樂夫雪矣客曰子不聞乎郊東之野清溪之濱有梅樹不知其幾株爛然而華華遭雪而景益奇平處士曰偕往觀之乎曰可乃披鶴氅戴烏巾命僮載樽與席客與跳而出離城未數百武人迹絶而路不辨皆執杖索途恰如瞽人倀々乎索途而前且步且望千山被雪皚皚也忽有一陣風傳香而過欻斷欻續客曰安知非香風為我導也乃認香至溪濱至則地鋪白沙

前樹後樹皆綴玉爲五出與出出爭開氷肌玉骨風格益高向前近之清香衝鼻氣韻迫人俯則澗流清淺橫斜影涵仰則峯巒低昂連接綴勢是左顧右眄恰如春之歸千花萬花均蕚冷艷一時沸花海平處士乃彷徨延佇顧客謂之曰奇哉景也乃命僮席於地連臂而坐僮僕障半風侍於背後爲於是舉杯屬客洗觴更酌朗詠數闋樂甚及暮乃去旣歸家大病僵而臥爲少爲風來肅然仰視之白衣老翁皤髮龐眉骨清鬚長兩手操一局書與梅一枝莞爾呼平處士俯謂之曰吾奇爾骨法是吾秘籙言未旣兒童讙嬉而驚覺欲顧客而問今取夢客已去不在第見落月照屋梁而已平處士對之悵然久之乙丑歲季冬

平準記

C 181
No 25
Vol 12